

韩国政党政治的现状及其走向

——以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为例

李永春

摘要:2020年4月15日,韩国举行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与历届国会议员选举相比,此次选举使韩国政党政治产生了一些积极变化:高投票率打破韩国政党政治惯例、实施新“公职选举法”、保守派“北风”策略失效、出现主流更替趋势。然而,“地域主义”“聚散离合”“两党体制”等韩国政党政治的痼疾并未产生变化。在此次选举中,执政党大获全胜,在野党遭到惨败,使执政党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加大了进步派长期执政的可能性。朝野各政党均面临“重新洗牌”,其结果将改变国会权力结构。

关键词:政党政治 国会议员选举 主流更替 进步派长期执政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冰

DOI:10.19498/j.cnki.dbyxk.2020.05.011

2020年4月15日,韩国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正式开始。对于文在寅政府而言,此次选举是继2018年地方选举后第二次重要选举,堪称“中期考核”,而且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举行的,因此备受各界关注。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同市民党获得国会300个议席中的180席,成为“超级执政党”,对今后韩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此次选举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韩国政党政治出现了不同于历届国会议员选举的积极变化。与此同时,阻碍韩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诸多痼疾

依然存在,并未得到改善。

一、韩国政党政治的“变”

(一)高投票率打破了韩国政党政治惯例

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第21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最终投票率达到66.2%,时隔16年再次突破60%大关,创造历史新高,^①并且打破了韩国政党政治中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普遍低迷的惯例。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除了第17届投票率达到60.6%以外,其余选举投票率均不理想,大部分停留在55%左右,第18届甚至跌至46.1%。在此次选举之前,由于受到保守的未来统合党和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钻法律空子创建所谓“卫星政党”以获取更多比例代表议席、候选人侮辱年轻人及“世越号”事件遗属的“妄言风波”^②等丑闻影响,致使选民对政治关注度较低,加之突发新冠疫情导致选民担心被感染不愿前往多人聚集的投票场所投票,因此舆论对此次选举投票率普遍持悲观态度。但实际结果出乎预料,肆虐的新冠疫情未能阻止韩国选民的“主人翁意识”。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提前投票率创历史新高。据韩国选举管理中央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在2020年4月11~12日举行的提前投票,投票率高达26.6%,创造了自2014年地方选举实施提前投票以来的最高纪录,比上届国会议员选举提前投票率(12.19%)高出14.41%,甚至超出因宪政史上总统首次遭到弹劾而激发韩国国民对政治高度关注的2017年第19届总统大选提前投票率(26.06%)。^③二是新冠疫情成为重要变数。此次选举投

① 《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最终投票率确定为66.2%》,〔韩〕联合通讯社,2020年4月16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416169700001?section=search>.

② 未来统合党候选人金大镐称30—49岁年龄段的人对未来统合党持有的冷淡毫无逻辑可言,只是在发泄不满情绪,这是巨大的无知和错觉,而另一个候选人车明进污蔑“世越号”事件遗属和志愿者活动期间在帐篷内发生淫乱行为。两个人的“妄言”不仅遭到其他党派猛烈批评,而且致使未来统合党失去民心,成为其在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之一。

③ 《提前投票率创历史新高》,〔韩〕联合通讯社,2020年4月1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412009200022?section=opinion/advisory>.

票率远超预期,意味着除了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坚定支持者外,大量的中立层也参与投票。原来他们对进步派和保守派持中立立场。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他们产生了焦虑和不安情绪,决定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能够保障生命安全的政党及其候选人,其选票走向对选举结果至关重要。从最终结果看,还是现实的“共克时艰论”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审判政府论”。

(二)实施新“公职选举法”

2019年12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的《公职选举法》修订案,从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采用,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参与投票,将选举人法定年龄由满19周岁下调为满18周岁,使得在2001年4月17日至2002年4月16日出生的青少年获得选举权,选民总数随之增加。据统计,目前韩国这一阶段人数有54.8986万名,在全部4399.4247万名选民中占1.2%。^①虽然这个比例非常小,但在差几百票甚至几十票就能决定当选与否的选举中,这些选票的走向也非常重要,而且他们是选民大军中一股新生力量。因此,各个政党为了争取他们手中的选票,均进行积极的游说活动。二是开始采用新选举制度,即“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2004年开始采用的“混合多数代表制”存在诸多问题,韩国政界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但各方围绕如何增加比例代表议席数争执不休。在经历艰难谈判后,执政党和正义党等在野四党达成一致,排除自由韩国党(未来统合党前身)的反对,在国会强行通过了引入“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公职选举法》修订案。该制度仍保持国会300议席不变,地方选区以“相对多数制”选出253席,再以“比例代表制”给得票率高于3%的政党分配47席,但比例代表席位中的30个将适用50%的联动率,其余17席继续按照政党得票率分配。^②引入该制度的初衷是使各

① 《18岁新手投第一票》,〔韩〕联合通讯社,2020年4月15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415039000061?input=1195m>.

② 《韩国国会通过选举法修订案》,〔韩〕联合通讯社,2019年12月27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1227005500881?section=search>.

政党得票率转化为议席数,增加弱小政党进入国会的机会,保障不同社会集团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政治代表性,推动两党制向多党制转型。但是,当初坚决反对引入“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未来统合党却钻选举法空子,率先创建了“卫星政党”,即未来韩国党。而同意制度改革共同民主党,为了争取更多比例代表议席,也随之创建“卫星政党”,即共同市民党。从而导致弱小政党生存空间被压缩,两大政党反而得利的结果,完全背离选举制度改革初衷,使新选举制度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变数之一。

(三)保守派的“北风”策略失效

对韩国国民而言,朝鲜既是需要合作和统一的“手足”,同时又是处在停战状态的“敌人”。因此,在选举期间朝韩之间发生突发事件,选民就会支持主张对朝强硬政策的保守派。于是,保守派就会大肆宣传,甚至制造朝韩紧张局势,引发选民的不安心理,形成有利于自己的选举局面,此即韩国政坛的所谓“北风”策略。例如,对于在朝韩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朝韩首脑会晤以及《板门店宣言》,大多数韩国国民予以肯定,但保守派却将其贬低为“伪装和平秀”,批评文在寅政府执着于《板门店宣言》,导致韩国安全全面崩溃。对于2018年9月19日朝韩双方签署的旨在缓解军事紧张及消除战争风险的《朝韩军事协议》,保守派讥讽这是依赖于朝方“善意”才能实现的单方面协议,批评禁止大规模军演、限制监视和侦察等措施无异于韩军“自废武功”,加重了韩国安全危机。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朝韩关系以及朝美关系的缓和曾助力执政党大获全胜。但2019年朝美河内首脑会晤无果而终后,朝美关系陷入僵局,朝韩关系也随之恶化。保守派将此视为扳回局面的“天赐良机”,加大了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攻击。2020年2月10日,自由韩国党(未来统合党前身)发表国会议员选举公约,表示要“彻底推翻文在寅政府祸国殃民的外交安全政策,牢固守护国家安全,终结屈从性的对朝关系”,提出要废除《朝韩军事协议》、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等涉及朝韩关系的安全政

策。^① 但选举结果表明,由于时代发展,保守派的“北风”策略并未奏效。对此,保守政党候选人和安全专家指出,“一味强调‘韩国善,朝鲜恶’的口号并作为集聚保守派的手段来利用,只能大幅压缩政策选择空间”,“未来统合党重复过时的‘反共’意识形态无法获得中间层和年轻人的心,其对朝政策将朝鲜视为‘邪恶的敌人’,看不到‘和平’”。^②

(四) 韩国政党政治出现主流更替趋势

面对此次选举结果,不少专家认为,韩国政党政治主流开始产生更替,即原来占据非主流地位的以湖南地区、“民主化一代”为中心的进步阵营,逐步取代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以岭南地区、“产业化一代”为中心的保守阵营,成为韩国政党政治新主流。

2012年第18届总统选举时,朴槿惠支持率为51.6%,超出文在寅支持率(48%)。在朴槿惠遭到弹劾之后举行的第19届总统选举时,这种情况也并未发生变化。虽然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以41.08%的得票率当选,但计算进步派和保守派得票率,保守派还是占优。加上进步派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的得票率6.17%,进步派得票率为47.25%,而将被划分为泛保守派的候选人洪准杓、安哲秀、刘承旻得票率加在一起则达到52.2%,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合计为0.55%。

然而,此次选举这种情况产生了变化,共同民主党得票率为49.9%,超出未来统合党得票率(41.5%)。这个得票率并非选出比例代表的政党得票率,而是根据全国253个地方选区各参选政党候选人得票数计算出来的得票率。如果加上正义党等其他进步派政党得票数,泛进步派得票率超过50%,较之泛保守派占优。

究其原因,50~59岁年龄段选民政治倾向发生了变化,其总人数达到865万,比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时的779万增加86万,在此次选举不

① 《自由韩国党发表外交安全公约》,〔韩〕联合通讯社,2020年2月10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210077300001?input=1195m>.

② 《要成为包容百姓的保守派,开启经济、安全的新篇章》,〔韩〕《朝鲜日报》2020年4月23日。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0/04/23/2020042300276.html.

同年龄段选民中占 21.9%，排在首位。^① 他们具有较鲜明的进步倾向，大力支持共同民主党，致使 60 岁以上年龄段选民对未来统合党的压倒性支持未能奏效。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是随着时间流逝产生的自然而然的现​​象。纵观韩国政党政治史，50 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经历过朝鲜战争和产业化时代，一般具有保守倾向。现在这些人已经步入 60 岁以上年龄段，依然大力支持保守政党。而在此次选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 50~59 岁年龄段选民，是经历民主化运动洗礼的一代人。他们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便在步入 50 岁以后的今天依然“不忘初心”。在此基础上，加上具有强烈进步倾向的 30~49 岁年龄段的支持，最终促成“超级执政党”诞生。但也有观点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不能就此断定 50~59 岁年龄段选民的政治倾向一成不变。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庭的“顶梁柱”，对关乎民生的经济因素非常敏感。如果进步政党的经济政策不利于民生，就会使其中一些人改变初衷，转而支持保守政党。

二、韩国政党政治的“不变”

（一）“地域主义”死灰复燃

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韩国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竞争关系，甚至是相互敌视。岭南地区是保守政党的传统票仓，而进步政党的选票主要来自湖南地区，从而使韩国政党政治具有浓厚的地域主义色彩。这些地区的选民基于地域感情，无条件地将选票投给本地区的政党或候选人，而不是以各政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或候选人能力的优劣为标准。近年举行的两次选举显示这种传统对立结构开始解体的迹象。在上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和正义党在岭南地区分别获得 9 个议席和一个议席，尤其是在被称为“保守派圣地”的大邱，时隔 32 年各有 1

^① 《执政党大获全胜是否影响大选结果》，〔韩〕《每日经济》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mk.co.kr/news/culture/view/2020/04/435473/>。《决定国会议员选举结果的一代人》，〔韩〕《京乡新闻》2020 年 4 月 23 日。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2004230600105&.code=910110#csidx71a088f1e50beed943c8feec2657373。

名共同民主党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无党派候选人当选；在釜山，共同民主党获得 5 个议席。在 2018 年第 7 届地方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在岭南地区取得优异成绩，5 个广域行政区负责人竞选中，共同民主党在 3 个地区获胜；41 处基层政府负责人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在 8 处获胜。但是，从此次选举结果看，韩国政党政治痼疾之一——地域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在大邱和庆尚北道，未来统合党获得全部 25 席中的 24 席，其余 1 席归脱离统合党后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参选的洪准杓，事实上囊括了全部议席。而共同民主党则失去了在大邱的唯一一个议席。在釜山，上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 12 席的未来统合党此次选举获得 15 席，而共同民主党只获得 3 席。在庆尚南道，未来统合党获得全部 16 席中的 12 席，尤其是重新夺回曾被正义党占据的 1 个议席，而在蔚山地区的 6 个议席中，未来统合党获得 5 席。由此可见，即便在面对疫情“共克时艰”成为主流意识的情况下，岭南地区选民依然“忠贞不渝”选择了保守派。与之相对应，共同民主党则在湖南地区大获全胜，获得全部 28 席中的 27 席。在上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未来统合党的前身新世界党曾在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各获得 1 个议席，但在此次选举中被共同民主党重新夺回。^①可见，要消除“地域主义”痼疾，韩国政党政治还任重道远。

（二）再次陷入“聚散离合”

纵观韩国政党政治史，可以发现在每次选举前后，政党和政客聚散离合非常活跃。一些旧政党消失，一些新政党出现。频繁更换的党名和朝秦暮楚的政客，令选民眼花缭乱。据统计，自 1945 年光复以来，韩国先后出现过 500 多个政党。大部分政党的平均寿命只有 3 年左右，甚至不足 1 年。因此，如果一个政党能存续 10 年就被称为“长寿政党”。^②

在此次选举中，韩国政坛再次上演“聚散离合”的一幕。在上届国会

① 《一目了然的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韩〕KBS 电视台，2020 年 4 月 16 日。<http://news.kbs.co.kr/news/view.do?ncd=4426174&.ref=A>。

② 《韩国政党频繁的聚散离合》，〔韩〕《世界日报》2018 年 2 月 16 日。<http://www.segye.com/newsView/20180214002137>。

议员选举之后,由于受到弹劾总统、早期大选等因素影响,新世界党分裂为“正党”和“自由韩国党”。国民之党也分裂,其中“统合派”与正党合并,创建“正未来党”,“反统合派”则创建“民主和平党”。2020年2月17日,自由韩国党与“新保守党”“向未来前进4.0”两个有议席的政党,以及亲李明博派、右翼公民团体、原安哲秀派系部分人马、部分青年政党联合创建新政党,党名为“未来统合党”,以图在即将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同民主党。2月14日,正未来党、代案新党、民主和平党以及部分无党派议员宣布将合并创建新党,党名为“民主统合党”,但遭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否决。经过激烈讨论,该党最终决定改称“民生党”,于2月24日得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批准。正未来党中的安哲秀派系创建新党,将党名定为“安哲秀新党”,以期利用安哲秀的知名度在全国扩大影响力,但未能获得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批准。2月9日,该党召开创党发起人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国民党”,但再次遭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否决。于是,2月14日该党再次更改党名为“国民之党”,得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批准。“开放民主党”是在退出共同民主党的前议员郑凤珠主导下于3月8日成立的亲文在寅政党,对共同民主党的中立化、保守化路线提出批评。其党名中的“开放”源自“开放国民党”,表示继承卢武铉前总统和文在寅总统的精神,“民主”则意味着要继承民主系政党的正统性及金大中前总统的精神。

(三)重新回归“两党体制”

韩国并非两党制国家,但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朝野两大政党长期把持国会的格局。因朝野尖锐对峙效率低下,这种“两党体制”饱受诟病,成为阻碍韩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痼疾之一。在上届国会议员选举时,国民之党获得38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按照韩国《国会法》规定,拥有20名以上议员的政党有资格组建国会院内交涉团体,可参与全体会议及各委员会议程。国民之党握有决定性一票,国会“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若要通过法案,均需获得其支持。从而打破了“两党体制”,时隔20年再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给韩国政坛注入一股活力。但

是在此次选举中，“三足鼎立”土崩瓦解，“两党体制”卷土重来。共同民主党获得 163 个议席，未来统合党获得 84 个议席，两党议席合起来达到 247 席，在全部 300 席中占比高达 82%。国民之党遭到惨败，只获得 3 个议席。离开国民之党加入未来统合党的亲安哲秀派 8 名候选人全部落选，从而使国民之党在国会失去了存在感。正义党获得 6 个议席，与上届选举持平，未能实现获得国会院内交涉团体资格的目标。开放民主党希望获得 8 个以上议席，但因遭共同民主党抵制，支持率大跌，只获得 3 个议席。民生党候选人在地方选区尽数落败，而在比例代表选举中也只获得 2.7% 的支持率，低于 3% 的“门槛”，未能获得比例代表议席，从而全军覆没，不能参与国会议政活动。共同民主党的“卫星政党”共同市民党和未来统合党的“卫星政党”未来韩国党，分别获得 17 席和 19 席，无党派候选人获得 5 席。可见，虽然此次选举有 21 个政党参加地方选区选举，35 个政党参加比例代表选举，但小政党未能对两大政党造成任何冲击，反而造成了“两党体制”重新回归的结果。^①

三、韩国政党政治的走向

(一) 执政党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

此次国会议员选举堪称下届总统选举前哨战，对诸多潜在候选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民调机构 Realmeter 于 4 月 20~24 日就下届总统选举热门人选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执政党的李洛渊支持率高达 40.2%，较之 3 月上升 10.5%，遥遥领先。由于他在被称为“迷你大选”的首尔钟路选区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加之其担任选举对策委员会常任委员长，对共同民主党大获全胜做出贡献，深得民心。紧随其后的还是执政党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由于他在抗疫过程中表现突出受到好评，

^① 《韩国第 21 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投票》，〔韩〕联合通讯社，2020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414150800001?section=search.《一目了然的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韩〕KBS 电视台，2020 年 4 月 16 日。http://news.kbs.co.kr/news/view.do?ncd=4426174&ref=A.

支持率小幅上升,达到 14.4%,依然有望成为李洛渊的有力竞争者。执政党的热门人选中还有法务部长秋美爱,以及此次选举中在保守派大本营大邱落选的金富谦,但支持率均仅为 2%左右。此外,进步阵营的正义党党首沈相奵支持率也只有 1.9%。与李洛渊一枝独秀相比,未来统合党前党首黄教安因在此次选举与李洛渊的对决中落败,加之未来统合党也在此次选举中惨败,其支持率仅为 6%,较之 3 月骤降 13.4%,明显处于劣势。保守阵营热门人选中支持率最高的是洪准杓,达到 7.6%。他明确表示,参加 2022 年总统选举是其最后的梦想。此外,国民之党党首安哲秀支持率为 4.9%。在此次选举中落选的前首尔市长吴世勋支持率为 4.7%。未来统合党议员刘承旻和济州道知事元喜龙支持率分别为 3.3%和 2%。^①最为悲惨的是资深议员孙鹤奎、郑东泳。由于民生党在此次选举中全军覆没,沦为不能参加国会议政的院外政党,其政治影响力大为削弱,几乎没有可能东山再起。在全国性选举中连续 4 次获胜之后,共同民主党期待在 2022 年总统选举中实现 5 连胜。就目前形势而言,共同民主党确实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来统合党由于在此次选举中惨败,党内一盘散沙,还找不到能起到核心作用的领导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稳操胜券,韩国政坛易受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在总理人选人事听证会上,李洛渊曾因当记者时将独裁者全斗焕称颂为“伟大的领导人”,及担任新千年民主党院内代表时抨击卢武铉政府比军事独裁政权更压迫平民等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因此,最终结果还有待继续观察。

(二)韩国政党政治版图取决于“经济成绩表”

在此次选举中大获全胜,使文在寅政府完全掌握了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所有权力。执政党及其“卫星政党”拥有 180 个议席,在国会可以单独处理除宪法改革(需得到 200 名以上议员支持)以外所有的议题,不受旨在阻止大党独揽大权的《国会先进化法》约束,也可以使在野党旨在

^① 《目前被提及的热门人选中将出现下届总统》,〔韩〕《时事期刊》第 1595 号,2020 年 5 月 11 日。<http://www.sisajournal.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99781>.

阻挠议案表决通过的“冗长辩论”不能奏效。于是,韩国政界开始出现预测政党政治版图产生变化、进步派将长期执政的一些观点,其中“进步派20年执政论”最具代表性。2018年7月,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海瓚提出,“民主党政府过去10年的成果仅仅两三年就被连根拔掉,我很想做一个连续执政20年的规划”,遭到保守派激烈批评。^①但是,也有观点对进步派长期执政论持有异议,认为执政党胜选获益于“小选区制”,并未反映真正民意。以首尔为例,在地方选区选举中共同民主党获得约305万票,得票率为52.8%;未来统合党获得239万票,得票率为41.4%。但实际上共同民主党却获得41席,而未来统合党只获得8席,反映出“小选区制”的弊端,即议席数与得票率严重背离。

自金大中当选总统以来,韩国政党政治出现一种现象,进步派和保守派每隔10年轮流执政。按照目前的政局,进步派有可能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执政5年,从而使这种现象得以延续,甚至真有可能实现执政20年的目标。但民心可以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文在寅政府及共同民主党沉醉于大胜,造成大党蛮横妄为的形象,就会失去民心支持,重蹈2004年开放国民党的覆辙。因此,获胜之后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海瓚一再强调,要保持谦虚、自重,时刻关注民心。文在寅总统也表示,面对国民的选择感到莫大的责任。共同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获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选民对政府新冠疫情危机管控能力予以极大肯定。面对新冠疫情事态的长期化,如何成功扭转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创,切实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将是文在寅政府和共同民主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也是决定进步派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

(三)韩国政党政治面临“重新洗牌”

在此次选举结束之后,无论是获胜的执政党还是落败的在野党,均面临“重新洗牌”,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两大政党如何处理与“卫星政党”之间的关系。共同市民党和未来韩国党是共同民主党和未来统合党为了

^① 《韩国所谓“20年进步派执政论”》,〔韩〕《韩民族新闻》,2020年5月13日。<http://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944817.html>.

获得更多比例代表议席,专门创建的“卫星政党”。由于选举后其去留问题直接关系到第21届国会权力结构,因而引起了韩国各界广泛关注。例如,按照目前各党在此次选举中所获议席状况,只有共同民主党和未来统合党所获议席超过20席,拥有组建交涉团体资格,在分管外交、安全、法律、预算等18个重要职能部门的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职位中,将分别获得12个和6个。但是,如果共同民主党和未来统合党分别与其“卫星政党”合并,将分别获得11个和7个职位。^①由于两大政党创建“卫星政党”遭到国民激烈批评,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共同民主党和共同市民党就“吸收合并”达成一致,党名仍为“共同民主党”,并在5月18日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提交合并申请。未来统合党和未来韩国党虽然迫于民意表示早日合并,但双方围绕合并方式和党名等问题分歧巨大。经过激烈争论,双方于5月28日宣布合并,放弃未来韩国党提出的“平等合并”方式,采用未来统合党提出的“吸收合并”方式,党名采用“未来统合党”。此外,共同民主党与开放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引人瞩目。开放民主党希望重新回归共同民主党,但共同民主党对其脱离该党创建新党的行为非常反感,党首李海瓚曾表示选举结束后也不会与开放民主党合并。然而,5月13日文在寅总统给开放民主党新任党首打电话,表示其作用非常重要之后,共同民主党内开始出现“合并论”。况且由于共同市民党的3名议员回归原来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席降低为177席,如果吸收开放民主党3席就能达到180席,从而在国会不经过在野党同意,也可以利用快速处理通道(fast-track),使提案在330天后自动呈送全体会议。两党有望在2020年8月共同民主党全体大会之后讨论合并事宜。

^① 《卫星交涉团体成为第21届国会权力结构变数》,〔韩〕联合通讯社,2020年4月20日。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00420123400001?section=politics/all>.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Japan ' s Fund Guarantee System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LI Wen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in dealing with cholera and o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Japan established the corresponding fund guarantee system throughout legislation. In public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ct of 1897 entrust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ng public epidemic prevention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law also established the free public medical service in preven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fter the end of WWII, Japan amended the law, raising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subsidies to local epidemic prevention expenditure and gradually building a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sharing public epidemic prevention expenditur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That mechanism has been maintained eve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fection Prevention Act 1999, which established a new fund guarantee system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both insurance and public funds. In 2012,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Special Measures for New Influenza and Other Diseases, Japan also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emergency funding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t the legal level.

Key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fund guarantee; changes of syste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South Korean Party Politics

LI Yongchun

Abstract: On April 15, 2020, the 21st National Congress Election was held in South Korea, which has some positive changes relating to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such as high percentage of voter turn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election law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failure of conservative parties in promoting the “north wind strategy” and the trend of mainstream changes.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South Korean party politics such as “regionalism”, “uniting and separation” and “two-party system” have never changed. In this election, the ruling party won a total victory with the opposition party suffering a fiasco, giving the former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ncreas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ogressive force. All political parties will be faced with a “reshuffle”, which will change the power configuration of South Korean congress.

Keywords: party politics; congress election; mainstream change;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of progressive forces

The Polic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Postwar Overseas Visits by Japanese Emperors

GONG Na

Abstract: After Japan return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the war, the conservative regime attempts to rebuild the image of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emperor through his overseas visi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ublic affairs”, discussed and formulated the law of appointing the emperor’s state affairs, which provided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emperor’s visit. Then under the relay of several administrations, the emperor’s visit to Europe became a precedent and the “imperial diplomacy” formally started when the emperor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sit of emperor not only shakes the symbolic imperial system but also reinterprets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imperial system through the “imperial diplomacy”. Meanwhile, the issue of war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Showa has caused wide attention again, which